

# 社会需要更多有价值追求的精英

■乾羽

中国首席女法医王雪梅近日在网上发表声明辞职，并同时宣布坚决退出中国法医学学会，其称“对中国法医队伍现状非常失望，甚至是绝望”。她对 2010 年马跃在鼓楼大街站地铁坠亡的鉴定结论提出质疑。

有人会觉得女法医声明辞职是一种很傻很天真的表现：既然，结论是由机构作出的，既然别人都没有意见，何必扮演“出头鸟”的角色？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冒险举动：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还不好说，就算她说的是对的，这种缺少组织纪律观念的冲动，也算是把自己的前途彻底给葬送了，这是否值得呢？

是否值得当然是一个命题，当事人不可能不考虑。抛开其坚持的事实真相先不谈，她又无反顾的举动，至少传递出这样一种价值追求——真相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精英应该超越现实利益的考虑，应该打破舆论的沉默螺旋，以个体的

鲜明表态和个人的社会影响去追求真相，去坚守底线。这是一个社会精英对自己的明确定位，也是其内心坚定的价值追求。这样的衡量和决定未必是别人能看懂、能明白的，尤其是，那些习惯在利害关系面前明哲保身的聪明人。

社会需要这种有价值追求的精英。这个社会之所以需要精英，除了因为他们是各行各业最出色的人，还因为他们有着超过一般人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知。他们尊重自己的专业，不愿意因为利益的遮蔽弄虚作假；他们敬畏自己的职业，不愿意因为所谓的理由放弃坚持。他们也珍惜公众的评价，他们不愿意拿自己的声誉去交换各种可见的利益，他们把内在的价值追求放置于种种现实利益之上。只有这样的精英，才能称之为精英。那些习惯了以专业作交换，以灵魂作陪嫁的精英们，更像是爬行的“犬儒主义者”。

这种价值追求是精英的力量所在。这种价值追求可以传递不同的声音，可以接近事实的真相。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多元的声音，这些声

音可以提供更多看问题的角度，提供更多利益表达的渠道，它既可以促进言论生态的平衡，也可以保证利益表达的通畅。但人具有从众的心理，当一种声音成为主流的声音，并贴上权威的标签时，其他的声音就容易趋于沉默，直至完全消失。这种情形显然不利于言论的发展，也不利于真相的打捞。而精英就是那些有能力提供多元声音的人，普通人没有他们的专业能力，也没有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如果在一边倒的声音面前，或虚假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去表达，谁来表达呢？

可遗憾的是，有这种价值追求的社会精英越来越少。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中，一些精英们变得更加精致也更加自私。他们宁愿以专业和职业作为代价，去获得那些肤浅的成功的标签；他们宁愿放弃内心的价值追求，成为物质的囚徒和功利主义的信徒。相对于这样的精英，法医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不合群的另类。但事实上，这才是精英应该有的姿态，这才是精英应该有的价值追求。否则，精英就已经不复存在。

## 这一次孩子走失没有惊心动魄

■高路

长沙 205 路公交车司机姚庆龙上午 8 点钟停靠湘龙小学公交站时，一位年轻妈妈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送上公交车，并叮嘱姚庆龙：孩子的奶奶会在紫薇路口等她。可当车开到紫薇路口时，姚庆龙却发现小女孩不见了。情急之下，姚庆龙向乘客说明情况，在征得乘客同意后，调转车头去找小女孩。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人人见面都要打声招呼，凡事可托付的熟人社会。从这则新闻中，你能读到诚信的可贵、信任的温暖。

司机姚庆龙因为急于找人，坏了公交公司的规矩，但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诚信和爱的价值。任何时候，人道总是最大的原则，别人半路招手你可以不停，但如果是一位遇到急病的人招手，你即便坏一下规矩又何妨。这跟司机在求助危重病人的时候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理睬红绿灯的限制；120 急救车在纷纷退让的车流中穿行而过，是一个道理，那都是有序社会中的动人一幕。

这个事情可贵在，母亲敢把小孩子托附给一个陌生人，而这个陌生人历经波折没有让她失望。

小女孩很幸运，她碰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司机，还碰到了一车富有同情心的乘客。可是，并不是每一个走失的孩子都有这么幸运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小悦悦事件，在小悦悦倒在地上最后被拾荒阿姨抱起来之间，有 18 个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可这 18 个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没有人打个报警电话。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当她走失在城市的大街上时，她会遇到什么？从小女孩下车的地方到她奶奶接她的地方有一站路，在城市里，一站路可能意味着有一公里远。这一公里可能会发生的事太多了，小女孩可能走错方向，也可能走错路，要是十字路口还有过马路的问题，那么多条马路那么多车，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是无法单独应对这些问题的。那么谁有可能帮她？在很多情况下，这成了一个漫长的寻找过程，还有一些孩子就此消失了，成为家长永远的痛。姚庆龙寻找孩子的过程，虽然时间不长只有 10 多分钟，但孩子在马路边一边走一边哭时，并没有人伸出手来帮一下。

我想，正是因为想到这一些，姚庆龙才会这么着急，一车乘客才会对司机的行为这么体谅。

为什么每一次孩子丢失的新闻读起来都这么惊心动魄？这首先是因为对一个孩子而言，城市的安全环境令人担忧，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无法确信孩子能得到多大的帮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热心的市民会伸出援助的双手，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心怀叵测伤害孩子。我们没有安全感，没办法相信陌生人，很多时候，道德和法律已经失去了约束力。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热心的市民会伸出援助的双手，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人心怀叵测伤害孩子。

## 性感幼儿园

■文/小强 图/春鸣

暑期一个多月来，6 岁小女生甜甜，每天都会听到妈妈与奶奶的争吵声，她们争吵内容只有一个：到底能不能让甜甜穿得太暴露？原来，吊带、抹胸、提臀裤、露背装、露脐装……这些成人款的“性感”服装，占满了甜甜的专属衣柜。调查称幼儿园约两成女孩着装暴露。

让孩子穿着成人化的童装，确实会令老派人士担心，所以时尚妈妈和保守奶奶之间会天天因此吵架。但问题的关键是，孩子们自己都觉得衣服上的卡通图案太幼稚了——如今，成年人嗲声嗲气扮萝莉，而真正的小萝莉却风情万种扮成人。看看风行世界几十年的芭比娃娃，性感、成人意味十足，却成了全世界小女孩的挚爱。所谓童年的消逝，是世界性的现象，时代趋势。

不过，从医学的角度，孩子穿着暴露，不利于保护皮肤，提臀、吊带，不利于正常生理发育，这个建议，时尚妈妈总能够听得进去吧！



## 一张假证背负的委屈

■董碧辉

想将儿子送进北京的公立小学，但“五证”中的暂住证达不到时限，山东老家出具的无监护证明信笺纸手写被指不合格，借读证明办不下来，山东籍母亲韩美丽想到了办假证、买假章，结果交易时当场被抓。被取保候审的韩美丽谈及 7 天的拘留经历，说“自己很后悔，但也十分委屈”。

后悔当然是因为自己办假证的行为有可能带来牢狱之灾。但是这一点恐怕还不是韩美丽最担心的。韩美丽说，“我想过可能会被关一年。我就想，那我的孩子怎么办啊，两个孩子的衣服一直都是我洗，那一年，我的孩子谁来管？”担心自己的孩子之外，韩美丽还担心自己的工作，媒体报道了，单位知道后可能不要她了，每月两千

多工资加社保，“这样的工作对于我这样的文化程度来说，很难找”。

然而韩美丽还是感到委屈。韩美丽不知道自己办假证是犯法的行为。可假如知道这是犯法的行为，如果实施这一行为能让孩子上学，韩美丽是不是依然会去做呢？如果孩子上学看作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小的阻碍、磨难都会是委屈，何况韩美丽要办工作证明、劳务证明、暂住证、无人监护证明、户口簿什么的，把这些证凑齐已经够不容易的，可是办事处的人又说暂住证时间不够，还有无人监护证明是手写的，不合格。所以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整着整着居然把自己整到了看守所里去了，韩美丽能不委屈吗？委屈大了！

如果孩子上学的事不用这么操心，这后悔和

委屈也就可以省下了。但真的是无路可走。记者问为什么不回老家开一个无人监护证明，韩美丽说“来回一趟起码得五六百块，没那么多钱，公司的假不好请，请了怕一回来工作就没了”。至于为什么不送回老家上学，是因为公公婆婆身体不好，带不了孩子。重重困境之下，2006 年就带着孩子来到北京的韩美丽遇上了办假证的贩子，还能不当救命稻草一般抓住？

也许新闻一报道，在舆论的关注下，韩美丽的孩子能得到一个上学的机会。这也算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生路。可是其他的韩美丽们能如法炮制吗？在有的孩子可以凭红头文件入学的时候，如韩美丽这般社会底层的打工者，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能不能走得顺畅些呢？

## 万用抹布

■朱永华

用毛巾或浴巾代替抹布，清理完马桶污渍后，再擦茶杯，清洗后又挂在宾馆卫生间，供客人擦脸、裹身……近日，多位读者爆料称，商务连锁酒店北京美豪富邦酒店的毛巾和浴巾，还有多种“用途”。业内人士称，酒店存在此类情况，除与管理松懈有关外，还与酒店人力、物资的消耗有关。即用最少的人力，最少数量的抹布，清理尽可能多的房间。

对于宾馆这种“不能言说的秘密”实际上早

就不鲜见，不但网络上早有网友曝光，现实中笔者也是早有耳闻，据妻子一位曾在多家宾馆当过服务员的“闺蜜”说，她工作过的宾馆几乎都存在用毛巾或浴巾当抹布的现象。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看着都是拿着几块抹布，有旅客在的房间就用抹布，旅客结账走了或不在，基本上全部用房间的毛巾浴巾抹桌子拖地，最后送走清洗，次日或再回到客人房间。

为避免这种情况，还是需要宾馆自律和监管部门暗访重罚的“双管齐下”来解决。

首先，只要宾馆加强自律，对服务人员严格

管理，这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完全能够避免。

其次是使用“重罚”的手段来督促宾馆酒店戒除这种行业陋习。监管部门应当转变监管思维，利用明察暗访施以重罚，让那些不能自律的宾馆酒店始终处于对卫生状况不敢大意的氛围中。

从宾馆酒店健康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卫生与服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无需监管也应当格外珍重与爱惜，用服务客人的毛巾浴巾当“万用抹布”，尽管做得很隐秘，但危害的是房客，染病的却是职业良心，一家宾馆酒店的职业良心出问题，离其“生命”的终结也就不太远了。